

# 一生蹭蹬谁人闻，聊借“祭驴”泄怨愤

## 从敦煌写本《祭驴文》谈起

董志翘

**摘要：**敦煌写本《祭驴文》是一位落魄书生通过为自己的坐骑——“驴”所写的祭文，回顾了昔日伙伴蹭蹬坎坷的一生，巧妙地映射着自己仕途不顺，贫困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艰辛，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满腹怨愤。本文探寻了《祭驴文》的产生背景，当时坐骑和主人社会地位的关系以及历来落魄文人、诗人为何“骑驴”等问题。

**关键词：**祭驴文；寒士；诗人；骑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1-0058-06

《英藏敦煌文献》第3册79页有晚唐五代时期的《祭驴文一首》(S1477号)，此文除卷首略有残缺漫漶而外，其余部分完好清晰。现将全文整理释录如下：

□□□□山馆里为觅□□□□或醉归而冲夜，亦遣人□□□□也曾骑汝而□□□□

也曾徒步以空驱，也曾深泥里陷倒，也曾跳沟时扑落。吾忆得昔太行山上，一场差样<sup>①</sup>：天色莽莽荡荡，路遥碣碣，碎石欲倒不倒，悬崖处踉踉跄跄。投至下得山来，直得魂飞胆丧。又忆得向阳（扬）子江边，不肯上船。千推万托，向后向前，两耳卓朔，四蹄拳挛。教人随后行棹，吾乃向前自牵。烂缰绳一拽拽断，穷措大一闪一闪翻。踏碎艚板，筑损船舷，蘸湿鞋底，些破衫肩。更被傍人大笑，弄却多小酸寒。

吾乃私心有约，报汝勤恪：待吾立功立事，有官有爵，虽然好马到来，也不牵汝卖却。遣汝向朱门里出入，瓦宅里跳跃；更拟别买诸皮，换却朽烂绳索，觅新鞍子以备，求好笼头与著。准拟<sup>②</sup>同受荣华，岂料中途疾作！

呜呼！道路茫茫，赖汝相将。疲羸若此，行李

交妨<sup>③</sup>。肋底气胁胁，眼中泪汪汪。草虽嫩而不食，豆虽多而不尝。小童子凌晨报来，道汝昨夜身亡。汝虽殒毙，吾亦悲伤。数年南北，同受恓惶，筋疲力尽，冒雪冲霜。今则长辞木橙，永别麻缰。破笼头抛在墙边，任从风雨。残鞍子弃于槽下，更不形相。念汝畜类之中，实堪惊讶。生不逢时，来于吾舍。在家时则小创小刷。趁程时则连明至夜。胡不生于王武子之时，必爱能鸣<sup>④</sup>；胡不生于汉灵帝之时，定将充驾<sup>⑤</sup>；胡不如卫懿公之鹤，犹得乘轩<sup>⑥</sup>。胡不如曹不兴之蝇，尚蒙图写<sup>⑦</sup>。若比为龙被醢，为龟被剖，为蛇受戮，为马遭屠，尚得卒于槽下，念汝必保微躯。《书》云：弊盖弗弃，为埋马也。弊帷弗弃，为埋狗也<sup>⑧</sup>。《书》既不载埋驴，途乃付于

③ 行李交妨：行李，行程；行旅。交妨：甚妨。

④ 此典出自《晋书·王济传》：“（王济，字武子）年四十六，先浑卒，追赠骠骑将军。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雅敬济而后来，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真声，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

⑤ 此典出自《后汉书·五行志一》：“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驰驱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辛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

⑥ 此典出自《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⑦ 此典出自《三国志》，《三国志·吴书·陆达传》注引《吴录》：“曹不兴善画，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

⑧ 此典出自《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

① 差样：异常情况。《集韵·禡韵》：“差，异也。”

② 准拟：打算。

收稿日期：2008-05-25

作者简介：董志翘（1963—），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训诂学、古典文献学。

屠者。

汝若来生作人，还来近我。若更为驴，莫驮措大。出门则路即千里万里，程粮贱无十个五个。向屋檐下寄宿，破箩里盛刳，猛雪里虽行<sup>①</sup>，深泥里虽过。爱把借人，更将牵磨。只解向汝背上吟诗，都不管汝肠中饥饿。教汝托生之处，凡有数般：莫生官人家，辄驮入长安。莫生军将家，打球力虽摊<sup>②</sup>。莫生陆脚家，终日受皮鞭。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弥天。愿汝生于田舍家，且得共男女一般看。

从《祭驴文》形式而言，是一篇俳谐文，《太平御览》卷901收录六朝有关驴的俳谐文两篇，一是臧彦的《吊驴文》，但文为节录，据唐徐坚《初学记》卷29“兽部”“驴”下收录陈朝臧道颜《吊驴文》<sup>③</sup>，原文曰：

夫征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铨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核用，亦存乎望实，以貌定名，则称谓以标声色，位号则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驰驱，体质强直，禀性沉雅，聪敏宽祥，高音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

另一篇更早，乃刘宋时期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sup>④</sup>《太平御览》所引如下：

若乃三军陆遇，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殒。用栖大勋，力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像，俯叶漏刻，应更长鸣，毫分不却，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复尔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应声。斯又尔之鸣也。青脊绛身，长颊广额，修尾后垂，巨耳双砾。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祇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

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① 猛雪里虽行：虽，通“须”，须要、必须。下文“深泥里虽过”“打球力虽摊”中之“虽”同。

② 打球力虽摊：摊，通“殒”，气力尽。《玉篇·殒部》：“殒，力极也。”字又作“滩”，《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鬼神种类，万千般，变化如气力滩。”

③ 陈朝人臧彦，字道颜。另撰有《馱牛赋》，见《艺文类聚》卷94。

④ 刘宋时袁淑撰有《俳谐集》，其中除《驴山公九锡文》外，另有《鸡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分别册封鸡、驴、猪等，详《白孔六帖》卷97；《艺文类聚》卷91；《太平御览》卷901；《渊鉴类函》卷425；《宋文纪》卷13；《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70。文章均借动物口吻，故作郑重其事，实则游戏文字。

遣中大夫庐丘，加庐尔使街（一作“用遣中大夫闾邱驪加尔使街”元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官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冷（合）浦之朱庐，封尔为中驴公（庐山公）。

从这些文字来看，都是采用拟人手法歌颂驴之功绩，与《祭驴文》大异其趣。

而敦煌本《祭驴文》则是一位落魄书生、贫穷措大通过为自己的坐骑——“驴”所写的祭文，回顾了自己的坐骑、昔日的伙伴蹭蹬坎坷的一生，巧妙地映射着自己仕途不顺，贫困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艰辛，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满腹怨愤。令人读后，禁不住发出“驴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一声叹息。

我们不妨首先赏析一下这篇奇文：

祭文的第一段，回顾了羸驴跟随贫穷潦倒的主人的坎坷经历：曾负重夜行，深陷泥塘，跌倒沟渠。更令人难忘的是太行山上，崎岖难行，悬崖峭壁，胆战心惊；扬子江边，前拉后赶，被逼上船，结果踏碎艚板，筑损船舷，与主人一起闪翻，成为众人笑柄，尝尽人间辛酸。

祭文的第二段，表达了主人的美好愿望：有朝一日，时来运转、飞黄腾达，决计不忘患难时的伴侣，要报其勤恪，同享荣华。可惜是转机未见，此驴却中途病发。数年南北，同受栖惶，前途茫茫，本赖相将，却奈何此驴不仅微命难保，一朝命尽还只能身付屠场。于是主人发出了“生不逢时”的悲叹。这悲叹与其说是为自己的坐骑而发，不如说是主人自己的胸中无尽抑郁的宣泄。

最后，主人将控诉的锋芒指向了官家、军将、诗人甚至僧侣。甚至对儒家经典中的传统观念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总之，此文名为‘祭驴’，实乃自叹。时不我与的哀怨之情溢于言表，愤懑不平的刺世之意跃然纸上。诙谐中伴有苦涩，讽刺中带着愤慨，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愤世嫉俗佳作。

如果我们透过现象，深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这篇《祭驴文》另有着人们未经言及的深意。

虽说敦煌写卷中，类似的祭畜文还有不少，诸如祭牛文、祭马文、祭犬文，甚至还有像S4081号卷那样适合祭各种牲畜的“祭畜范文”。柴剑虹先生在探求这一现象的原因时，曾指出：“这类祭文，内容不仅饱含了人对家畜的爱惜之情，大多还宣扬了佛教的轮回、超生观念。这恐怕与莫高窟的宗教氛围有关，也和沙州地区对畜力有更多的依赖有

关。”<sup>①</sup>

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柴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这篇《祭驴文》却与众不同，它的主人显非沙洲地区人士，因为足迹遍及“太行山上”“阳（扬）子江边”，故当是一位云游各地的穷措大。而这位穷措大亦非虔诚的佛教信徒，文中“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弥天”一句即道出了他对僧侣虚伪面目的厌恶。

当我们一旦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直觉就会告诉我们，“穷措大”与“驴”的联系绝非偶然，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必然。翻阅历代的大量诗文，“驴”和“马”似乎成了不同社会地位者的显著标志。失意落魄、穷困潦倒的贫士措大的坐骑是“驴”，春风得意、功成名就的富豪权贵的坐骑是“马”。这首先当然是由于“驴”瘦小、“马”高大，“驴”价便宜，“马”价昂贵所决定<sup>②</sup>，同时也似乎成了当时那种等级森严社会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古代地中海周边地区，驴最早来自努比亚（今苏丹），后来经过埃及传到西亚，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才传入希腊、罗马。而《圣经》中已有不少有关驴的故事。所以驴也是人类最早驯养的牲畜之一。驴的优点非常明显：它性情温顺，吃苦耐劳，极具持久力，特别是在崎岖山路上载货驮人，更是非它莫属。但缺点是速度不够快捷，骑驴绝无骑着骏马那种“风驰电逝，蹶景追飞”的快感。再则，从形象而言，驴是灰头土脸，身材矮小，支楞着两只尖耳朵，与马的轩昂气势相比，逊色不少，露出些许憨态，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因此在西方，“驴”成了“傻瓜”、“呆子”、“蠢蛋”的代名词<sup>③</sup>，驴的价钱自然要比马便宜得多，西方贫困、地位低下的人往往也只能以驴当坐骑，不独中国为然。《圣经》中记述，当时地位寒微的耶稣就是

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的<sup>④</sup>。16世纪西班牙的大文学家塞万提斯写小说《堂吉珂德》，书中主人公堂吉珂德的仆人桑丘就骑着一头灰驴。堂吉珂德为这头驴大伤脑筋，因为没听说以前有骑士会带上骑驴的仆人。只好让桑丘先骑着驴，等到遇上哪个无礼的骑士，再把他的马抢来换了驴。这说明当时在坐骑中驴的地位远不如马。

至于驴何时来到中国，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29“驴骡”条云：“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盐铁论》：‘骡驴駝，衔尾入塞；驛奚驢马，尽为我畜。’……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奇畜耳。”<sup>⑤</sup>根据文献记载，毛驴正是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边疆引入内地的。从尼罗河到阿拉伯，从玉门关到太行山。驴大概就是沿着所谓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汤时代。其时由于交通不便，驴骡只是作为“贡品”献给帝王玩赏。汉初时，毛驴依然十分罕见。但它与马相提并论时，总是处于劣势地位，总是作为“驽弱”、“驽钝”的象征，因此常用来比喻无能不肖者。如《楚辞·东方朔〈七谏·谬谏〉》：“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楚辞·王褒〈九怀·株昭〉》：“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贾谊的《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史记·日者列传》：“故骐驎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不过，东汉末年，驴子也曾偶然有幸成了一回王公贵族的宠物，这就是《祭驴文》所提到的“胡不生于汉灵帝之时，定将充驾”中的“汉灵帝之时”，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辘轳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对此，范曄在撰《后汉书》时还耿耿于怀，云：“《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诗》云：‘四牡騤騤，载是常服。檀车煌煌，

① 柴剑虹《敦煌写本中的愤世嫉俗之文》，《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② 我们从一些材料上可以大致了解唐代马与驴的价格。《太平广记》卷436“吴宗嗣”条（出《稽神录》）：“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俄而厮人报马生白驹……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可见当时一匹良马价格可以高达数十万。据载当时平均的马价大概是30贯，亦即3万钱。而毛驴的价格则相对低廉，唐道宣撰《续高僧传》“释志宽”：“曾用钱一千五百，买驴负经。”（50—543）《太平广记》卷436“东市人”条（出《酉阳杂俎》）：“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即牵（驴）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赅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因此一头毛驴的价格仅数千文上下，大概是马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③ 英语中，ass既是指“驴”，又是指“傻瓜”“笨蛋”。

④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圣经·马太福音》21章）（《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南京1994年。）

⑤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可见，当时人认为“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帝王君子何能骖服“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的“迟钝之畜”，以至于将日后的董卓陵虐汉室，也归咎为明帝乘驴的报应。从此，驴在中国的名声也就江河日下了。虽然后来有刘宋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陈朝臧道颜《吊驴文》为其歌功颂德，但这些充其量是一些言不由衷的游戏文章，不过是文人无聊，拿老实巴交的驴子开心而已。

因此，我们从后汉以来的文献中，更多的是看到失意落魄、贫困潦倒之人“骑驴”的记载：

《后汉书·向栩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又似狂生，好披发，著绛绡头。……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后特征，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李贤注：脱易简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

向栩为贫贱书生时，“骑驴入市，乞丐于人”，一旦应征拜相，则乘鲜车，御良马。何其悬殊，以致“世疑其始伪”。

《后汉书·张楷传》：“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

张楷通经学，且教授门徒常百人，不可谓无名，但仍为穷措大之列，出门也只能乘驴车。

《三国志·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胡）质之为荆州也，（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

此中之胡质，虽官至荆州刺史，然由于为官清白，家中甚贫，其子胡威“无车马童仆”，自京都到荆州省父，只能“驱驴单行”。

《北齐书·权会传》：“权会，字正理……少受《郑易》，探赜索隐，妙尽幽微，《诗》、《书》、《三礼》，文义该洽，兼明风角，妙识玄象。……会本贫生，无仆隶，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

权会后来闻达，历任著作，修国史，监知太史

局事，转加中散大夫。但出身贫寒，直至任助教时，还常骑驴上下。

《旧唐书·冯定传》：“于頔牧姑苏也，定寓焉，頔友于布衣间。后頔帅襄阳，定乘驴诣军门，吏不时白，定不留而去。頔惭，笞军吏，驰载钱五十万，及境谢之。定饭逆旅，复书责以贵傲而返其遗，頔深以为恨。”

由于骑驴乃贫士的标志，故冯定去看望老友——一时帅襄阳的于頔，乘驴诣军门，便遭到门吏不予及时通报的冷落，于是冯定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有时候，乘马还是骑驴，似乎与经济条件已无太多的关联，而更多涉及的是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下，或在朝还是在野。如：

《北史·郑子翻传》：“少有器识，学涉，好文章。齐武平末，位司徒记室参军。寻遇齐亡，历周、隋，遂不仕，隐居荣阳三窟山。傲诞不自羁束，或有所之造，乘驴衣鞵，破弊而往。远近钦其高名，皆谓有异状，观者如堵。”

郑子翻在齐任司徒记室参军，齐亡后，遂隐居不仕，为表示自己身无官职，乃一介贫民，“或有所之造，乘驴衣鞵，破弊而往”，以此显示与当权者的不合作态度。

《隋书·崔儵传》：“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倖，……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素令骑迎儵，儵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

崔儵以读书为荣，恃才傲物，轻视新贵杨素，故不坐杨素的迎骑（马），而“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此乃对权贵的一种蔑视方式。

《旧唐书·韦绶传》：“韦绶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初为长安县尉，遭朱泚之乱，变服乘驴赴奉天。”

韦绶本为长安县尉，属于地方官员，因此当骑马，而遭朱泚之乱，为隐蔽身份，乔装贫民，故“变服乘驴”而至奉天。

正因为此，由于考虑到身份、等级、地位等因素，有时有马放着不骑，刻意要乘驴。如：

《旧五代史·刘鄩传》：“太祖嘉其节概，以为有李英公之风。鄩既降从周，具行装服马请鄩归大梁。鄩曰：‘未受梁王舍释之旨，乘肥衣裘，非敢闻命。’即素服跨驴而发，及将谒见，太祖令赐冠带，鄩曰：‘累囚负罪，请就縶而入。’太祖不许，及见，慰抚移时，且饮之酒。”

这是作为降臣的刘鄩对自己在新主子眼中的地位拿捏不准，所以不敢贸然“乘肥衣裘”，只敢暂时“素服跨驴”而前。

有的学者认为：骑驴是古代诗人的标志，而之所以如此，源于文人对“驴鸣”的兴趣，因此说：

中国诗人似乎特别偏好骑驴。人们对于驴的兴趣，如果推究起来，或始于其声音。《后汉书·逸民传》载，戴良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又《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又《晋书·王济传》载，济卒将葬，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至于文人骑驴见诸记载者，似以阮籍为早。《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文士传》载，阮籍为东平太守，“便骑驴迳到郡，……十余日，便骑驴去”<sup>①</sup>

对此，本人则不敢苟同。首先，从前引的自西方到东方，自后汉到唐代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乘驴”与“骑马”，最初似乎更源经济地位的不同，是贫贱者与富贵者的区别。而经济地位又与政治地位密切相关，所以在中国，“乘驴”与“骑马”又成为“官宦”和“白衣”、“在位”和“在野”的标志。故而郑子翻在齐任司徒记室参军，齐亡后，遂隐居不仕，为表示自己身无官职，乃一介贫民，“或有所之造，乘驴衣鞮，破弊而往”，以此显示与当权者的不合作态度。

文士在未做官以前，大多清贫，能象李白那样“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有着殷实家底的读书人毕竟不多，故后代有“穷措大”之称。但在科举制度的条件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也是有的，因此策蹇驴的贫寒书生，一旦中式，便抛却蹇驴，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孟郊《登科后》）了。或者迫不及待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如白居易那样“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随着政治地位的不同，坐骑也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唐代的一些士子，一中举便迫不及待地弃驴乘马，表示与白衣生涯诀别，是争相攀比，造成进京举子仆马太盛的尴尬局面。宋曾慥《类说》卷34：“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并乘驴。郑光业躯伟大，或嘲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轡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一旦朝廷下令，

进士只能骑驴，这未免使想早点显示身份的举子感到一丝尴尬和失落。

当然，在科举时代，“一士登甲第，九族光鲜新”的风光，只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尝到的都是“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的落寞。科举制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顺利通过的能有几人。君不见，落第后的李贺是“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试万里，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李贺《出城》诗）“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与“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这正是千千万万科场垂翅客的典型写照。因此大多数士子只能终身与“驴”为伴。

至文士骑驴，亦并非始见三国时的阮籍，后汉的向栩、张楷皆其例，或有更早二人者。因此，文士“骑驴”也不可能是源对“驴鸣”的兴趣。魏晋时期文人好为驴鸣，恐怕与其时之人好“啸”类似，隐藏着一定的社会背景，除了与行气修炼的道教养生术有关，为求气之拉长盛壮，同时也成了显示名士风流的一种方式。这些啸鸣中往往蕴含着当时文人潇洒不羁的人格风韵、归隐避世的消极情志以及心灵的忧隐和灵魂的苦闷与悲怆。

而骑驴逐渐成为诗人的标志，乃唐代以后的事实。这是因为，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代的诗人如满天星斗，至今知名者尚有二千三百多人。虽然唐代可以凭诗赋入仕，但在未入仕之前，这些诗人大多也是寒士，具有寒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因此他们的坐骑也只能是“驴”。另外，科举制度虽然为天下寒士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渠道，但当时的“十年寒窗”既包括“读万卷书”，也包括“行万里路”，最终，他们还都要越过千山万水，踏上遥远的赶考征程，在这漫漫人生路上，少不了交通工具的需求，而寒士们往往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甘吃苦且价值低廉的“驴”作为自己的伙伴，正如《祭驴文》中所言。“出门则路即千里万里，程粮贱无十个五个。向屋檐下寄宿，破笊里盛刲，猛雪里虽（须）行，深泥里虽（须）过。……只解向汝背上吟诗，都不管汝肠中饥饿。”这就是诗人和驴关系的真实写照。是因为寒士骑驴，诗人大多为寒士，所以诗人骑驴。而不是因为诗人，所以好骑驴。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关于落魄诗人骑驴，在唐宋诗文中，俯仰可得。如：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

<sup>①</sup> 张伯伟“骑驴与骑牛——中韩诗人比较一例”，1998年学衡网。

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示重孙济》诗：“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

“骑驴十三载”者，喻其长年贫穷困顿也；“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平明跨驴出……权门多噂沓”言其奔走豪门权贵之家，而权门多是非，且倍受冷遇也。难怪宋代苏东坡《续丽人行》诗云：“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

中唐诗人李贺，天纵奇才，惊迈时辈，所作离绝凡近，远去笔墨畦径，构思奇特，色彩浓郁。可惜科举屡屡受挫，到头来只靠着李姓宗室之后，得到一个从九品奉礼郎的差事，一生凄苦窘迫，终在满腹忿怨和贫病交加中结束了27岁的暂短人生，被人称为“鬼才”。李商隐所作《李长吉小传》云：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

可见，李贺也和“驴”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有苦吟诗人贾岛，两次吟诗冲撞贵人，都与骑驴有关。据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4：

贾岛，字浪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篋空甚。……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后复乘间策蹇驴访李凝幽居，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欲作“僧敲”，练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傍观亦讶。时韩退之尹京兆，车骑方出，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到马前，岛具实对：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韩驻马久之，曰：“敲字佳。”遂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贾岛两次冲撞的都是达官贵人，这个“连败文场，囊篋空甚”的潦倒诗人，一次被囚，一次结交，是因为冲撞对象有别，前者冲撞的是大官僚刘栖楚的车骑（当然都是车马），故贾岛免不了“被系一夕”的下场；而后者冲撞的是虽为高官，实际上更是大诗人的韩愈的车骑，虽然驴撞了马（寒士撞了高官），因所好相投，故惺惺相惜，遂能“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

“骑驴”除了证明诗人的潦倒贫寒之外，有时也能以此凸现诗人的铮铮傲骨及狂放不羁。如：

李白游华阴，县令开门方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曰：“无姓名。曾用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

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sup>①</sup>

“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两句话掷地有声，将李白蔑视权贵的孤傲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大多诗人一生穷困失意，只能以驴代足，作为坐骑，这是诗人的不幸。但是与社会最下层的劳苦大众相比，穷措大、诗人毕竟是知识阶层，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范畴。正如王梵志诗中所言：“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于是“骑驴”似乎又成了潦倒诗人聊以自慰的本钱。从此诗人与驴的组合似乎平添了几分诗的意境，驴背上的诗人似乎更有滔滔不绝的诗兴，这大概是因为“穷苦之诗易工”的缘故吧。唐代，曾有人问官至礼部侍郎的郑綮：“近有诗否？”答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此处那得之？”<sup>②</sup>灞桥，是伤心话别的特定的处所；风雪中，是凄苦交加的特定时刻；驴背上，是失意困穷的特定人物，在这种“断肠人在天涯”的典型环境里，诗人的诗思才能源源不断。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真实生活、切肤的感受才是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那种高踞庙堂，案牍劳形的达官，那种乘坚策肥、锦衣玉食的贵人，大概是不可能有感人的诗思的。勿庸讳言，一旦驴被社会认定为诗人专有坐骑，一旦驴成了诗人的标志，那么在有些诗人和某些常人的眼里，它原来的困顿清苦似乎反成了一种潇洒闲适。或许毛驴的平民气质更符合诗人轻看浮华、寄情山水的人生境界吧，是就有了唐彦谦“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忆孟浩然》）这样的勃然雅兴，就有了陆游“徇俗不如翻著袜，爱山只合倒骑驴”（《闭户》）这样的泰然天趣。至杜甫“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髭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功夫画我无？”（《画像题诗》）这类略带苦涩的自嘲，及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这类心知肚明的反问，则均为“致君尧舜上”、“立登要路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和“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陆游《读兵书》）的理想破灭之后，流露出的从经国济民的忠臣、驰骋疆场的英雄变成了驴背苦吟的诗人的一种“报国无门”的苦闷、怅惘和不甘。因此更是诗味隽永，让人一唱三叹。

（下转第90页）

① 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

② 《北梦琐言》卷7。

该本字大行疏，刊刻精美，洵可宝之。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皆藏有是本，今观上海图书馆所藏者四册，半叶八行，行十六、十七字，细黑口，上鱼尾，四周三边。该本行款同于今存上海图书馆的黄裳先生旧藏之《桂洲诗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赐

闲堂稿》九、十两卷收词，卷九存 56 阙，卷十存 65 阙（卷首目录作“七十六阙”，误）。上海图书馆又有一册残本，存九、十两卷及附录一卷，其行款与前者略同，唯叶数有差，当属另一刻本。又，日本内阁文库有八卷本《赐闲堂稿》。

### Introduction note for XIAYan's ci-poet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ao

(Art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44)

**Abstract:** XIAYan's ci-poetry published very early, the edition is multitudinous. While XIAYan's anthology also have many different edition system. Introduce them to contribute the research of the Ming Dynasty's Ci-poetry.

**Key words:** Ci-poetry; the Ming Dynasty; XIAYan; edition ;

(责任编辑:石磊)

---

(上接第 63 页)

### None Knows about My Frustration, only Releasing by Wielding Donkey

—— some thoughts while reading *wielding donkey* in dunhuang writing

DONG Zhi-q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wielding donkey* in dunhuang writing is a wield article written by an abjection scholar to wield his donkey, the donkey is used as his sedan chair. The scholar look back the frustrate lifetime of his comrades, skillfully mapping his own life is frustrate, hardship and poor, so he express his discontent and indignation about the real society.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explore the producing background of *wielding donke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class and the sedan chair, the reason why abjection scholar riding donkey.

**Key words:** *wielding donkey*; abjection scholar; poet; riding donkey.

(责任编辑:黄云鹤)